

# 以舞叙事 以舞成剧 以舞抒情

## “荷花奖”缘何香飘悠远

◆ 朱渊



舞动长宁·第13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本周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拉开帷幕。这一代表中国专业舞蹈艺术最高成就的奖项,意味着专业领域的最高荣誉。因其专业含金量在过去多年都是专业领域的盛宴,但随着近年来舞剧爆款频现、屡屡出圈,“荷花奖”也逐渐成为了大众的焦点。据悉,此次进入终评的八部精品自开票就获得市民观众和舞蹈爱好者的追捧,截至今日平均售票已超八成,而如《红楼梦》《门》等热门剧目更是开票当日即售罄,人气之火爆让不少有买票需求的观众措手不及。

在舞迷交流群,有人加价求票,文案写得很是动人——请再给我一次“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机会!也有被朋友圈的刷屏勾起好奇心的“新人”,反复打电话到票房确认,还有什么是舞剧能“捡漏”。真正让人感慨舞剧“破圈”的还是在鸡娃群里的“安利”：“不走专业也要多看剧培养气质,学舞的小孩怎么能错过‘荷花奖’?”对业内而言,“荷花奖”是专业舞者、精品力作的必争荣誉;对观众而言,“荷花奖”舞剧评奖展演是一次难能可贵的集中欣赏全国一流舞剧作品、增加审美积累的机会。

“专业赛道”的比拼能同时引发市场热潮,当然是好事,但本着共赴“美的旅程”初心的观众,也切莫“人戏太深”“关心则乱”。毕竟,专业奖项的评选不包括“人气奖”,也不看“路人缘”。作为标志着中国专业舞蹈艺术最高成就的专业奖项,“荷花奖”舞剧评奖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首先要符合舞剧的特点——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戏剧形式;其次要考虑剧情发展是否以舞蹈表现方式推进,且符合逻辑;是否能以舞剧手段来塑造、刻画人物;舞剧编创的创新性以及音乐的融合度,且两者是否融入舞剧框架……优秀的舞剧不仅要吸引眼球、赏心悦目,还要能够以舞叙事、以舞成剧、以舞抒情。

近年来舞剧类作品不断攀升的热度让人惊艳。那么多试图“出圈”的艺术门类,为何独舞剧异军突起?这或许和舞蹈的先天基因有关。自古以来,无需语言表达,没有欣赏障碍、年龄要求,手舞足蹈就是人的本能。舞蹈提供了更

为亲民、更易入门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新一代的舞剧编导打破传统、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创新探索,也推进了舞剧的创作。他们拓展视野,自传统文学、书画中汲取灵感,以舞剧为载体呈现浩瀚璀璨的中国文化;他们尝试取舍,引入电影、电视的创作手法为舞剧叙事找到新的契机;他们充分采风,面对陌生的领域先学习浸润,再寻找到能引发当代人共鸣的连接点,打造符合现代审美的内涵丰富的艺术作品。因而才有了舞蹈作品外延的不断扩展,有了电影即视感的首部谍战舞剧,也有了让国画“活”起来的舞蹈诗剧,一部部作品带起一波波舞蹈热,这股热度从圈内延伸到圈外,从地方舞台“燃”至春晚迅速蔓延至全国。

但是否获得了市场追捧、赢得了口碑的爆款就能毫无悬念拿下奖项也不尽然。观众喜爱,爱的或许是故事中闪现的人性光辉,或许是精致服化道带来的身心愉悦,也或许是某一幕的音乐、舞蹈恰好触动了心弦。而即便是已经获得票房佳绩的作品,在一片喝彩声中,依然还是能听到高阶观众给出的冷静的“观剧指南”——“太像电影,舞蹈味道就弱了。”“怎么老推剧情,摆几个pose就换景,又不是情景剧。”



极为个人的观剧体验并不能全面衡量一部作品,票房的反馈也不代表一切,而不满足于看热闹或许能循着专业奖项的评判找到“门道”。观众口味和专业评判之间的距离,需要艺术的普及也需要社会大美育,这便是上海每一座博物馆、美术馆和剧场存在的意义。每一次展览、每一场演出,等待观众去发现美、感知美、读懂美。



# 如果赤诚看得见 那就是舞剧《热血当歌》的模样

◆ 朱光

如果赤诚看得见,那就是舞剧《热血当歌》的模样。这部由湖南省歌舞剧院创排的剧目,本周以开幕舞剧的身份,为“舞动长宁·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启幕。在因循古典芭蕾舞剧制式的前提下,以“戏中戏”等戏剧创作手法融入创新舞蹈肢体的《热血当歌》,再现了田汉、聂耳、安娥与报童四位主人公之间因爱国而凝聚的澎湃情感。全剧在全场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之际,让台上台下悲喜相通、灵魂共融,既能感受到血肉筑起的长城,也能感受到青春燃烧出的历史、碰撞出的未来。

“荷花奖”舞剧评奖的最基本规则,就是这首先要是一部舞剧。古典芭蕾舞制的舞剧,与中国戏曲一样,有程式化的规范。如,必须有表达男女主人公情感的雙人舞、表达人物个性与情感的独舞、呈现群像的群舞——其中包括与剧情风格完全不同的异域“风情舞”等。而三人舞、四人舞

可视为双人舞的“变奏”。在这些舞蹈段落中呈现的舞蹈技术和艺术,也是打分重要项目。《热血当歌》开场,是以“风情舞”弗拉明戈群舞让人眼前一亮的,这是第一出“戏中戏”。1930年6月,田汉改编的戏剧《卡门》一剧火遍全城。二三十位全身火红色弗拉明戈大裙摆的舞女,每人嘴里含着一把金色匕首,彰显独立女性的热情与刚烈,也暗含着人民挣脱桎梏、渴望平等的追求。这出戏中戏,也引出了男女主人公的相遇——安娥作为记者,采访了剧作家田汉。安娥为田汉拍了一张照,舞台最左侧投影出当年田汉本人黑白老照片;田汉为安娥拍了一张照,舞台最左侧又投影出当年安娥本人黑白老照片——现实与艺术,在舞台上共融。两人因弗拉明戈相遇,因而第一段双人舞也有弗拉明戈之风,恰能折射出情感的热烈。两人第二段双人舞则回顾古典芭蕾的底色。这两段双人舞,均展现

出他俩精湛的舞蹈技艺。第二出“戏中戏”,是1934年5月,田汉与聂耳共同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展现了码头工人与日军殊死搏斗的场面。舞蹈借助绳索、高悬于空的木箱等道具,形成了各种艺术化的肢体线条与场景调度。类似群体抗争的群舞场面,也在剧中时常出现,每次都有象征性的道具与动作。例如街头游行之际,有两扇亦分亦合的高大的铁门——合起来时,铁门后的人们仿佛如被锁在铁皮屋里一般呐喊;分开来时,则是田汉与安娥两人各自奋力把铁门拉开……既能展现群舞场面,也能推进剧情发展,还能凸显人物性格。第三出“戏中戏”,则是1935年田汉编创的电影《风云儿女》,推进了时代的风起云涌,剧情主题逐渐升华……与此同时,编导十分注重与观众的情感共鸣,电影《风云儿女》之前,也是由田汉



# 戴副眼镜就是作家?

◆ 南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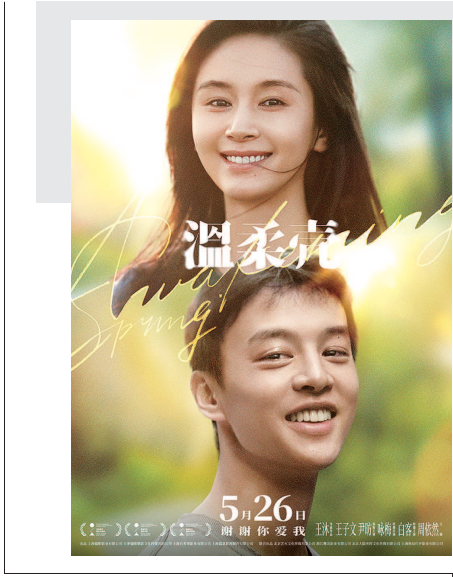
冯小刚执导的12集电视剧《回响》中,董洁饰演了一个名叫贝贞的女作家,作品不怎么样,但替自己与他人制造了不少麻烦。董洁戴着一副眼镜,但看上去仍是董洁。找明星演作家通常是这样的结果。演技没法突破,也容易让作家的角色成为嘲讽对象。汤唯在《黄金时代》中演萧红也是勉为其难。同部影片中郝蕾演丁玲更像一些。中景的镜头,郝蕾穿着军服,她不刻意演,倒是留下令人想象的空间。王志文在影片中演了鲁迅,令人想起他在电视剧《南行记》中饰演作家艾芜。王志文有书卷气,《南行记》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作家的思索状与写作状皆静态而难以产生银屏魅力,海明威的讨喜,是他的男子汉气概。另一位著名作家简·奥斯汀就没那么幸运了。《成为简·奥斯汀》《简·奥斯汀的遗憾》,奥斯汀的六部长篇小说被悉数改编,剧作家们还想在女作家的身世上做文章。可惜,不管女演员美或不美,她们都无法演绎你心目中的奥斯汀。过人的才华是需要一些神秘的。作品其实就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形象,钱锺书的那句“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俏皮中有真理。如同拍摄曹雪芹的传记片,你看不会因此增加对《红楼梦》的好感。

有时候看一眼作家本人的照片,倒是瞬间能体会到其作品的神韵。比如卡夫卡恐惧失神的眼睛,比如普鲁斯特忧郁迷惘的眼睛。比如米兰·昆德拉尖锐睿智的眼睛。没有人能够扮演得了这些大作家,除了他们本人。如果他们具有表演性,那他们也就不会写书了。

戴了眼镜也未必一定像作家。如何像作家,关键不是他写作的姿态,关键是如何演绎一个个性很特别的人。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温柔壳》不是一出爱情童话

◆ 孙佳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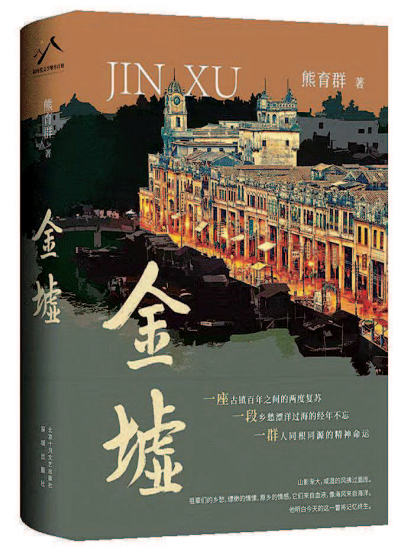
始终以传统戏曲为底色,开场音,就是板子。田汉是湖南人,因而湘剧高腔和长沙弹词,时常显现。而聂耳出场时,则手持琴弓且以其擅长的小提琴为主旋律,贯穿始终。报童出现时,则以《卖报歌》为主旋律。当他被害之际,唯美的四人舞展现出四人极致的情感。报童在天幕处消失,进而让抗日激情层层叠加……《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国歌因热血而生,热血为国歌而涌。赤诚之色,就是青春之色,也是我们血脉相连、怦然心动的底色。

曾在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荣获“费穆荣誉·最佳导演”“费穆荣誉·最佳女演员”“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三项大奖的电影《温柔壳》于上周末全国公映。咬过的苹果,白色的球鞋,天台的可乐,可以遮住伤疤的手表,还有阳光下的碎花连衣裙,情不自禁地偷看,心照不宣的微笑,执手向前的肆意奔跑……乍看之下,外形俊朗,眼神澄澈,尹昉和王子文领衔主演的《温柔壳》是一出浪漫的爱情童话。但实际上,这部电影一点也不童话,男女主角所面对的生活是现实的、残酷的,甚至可以说是破碎的、残忍的。

影片中,王子文饰演的觉醒自幼被母亲遗弃,由小姨抚养长大,无止境地找寻之后,她选择用伤害自己和亲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尹昉饰演的戴春年少时遭受父亲的家暴,也历经了与母亲的悲痛分别,在童年的迷官之中不停打转,偶尔地还会生出暴戾,成为施害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让两人变得脆弱又敏感,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心理负担。两人的相识,就是在精神病院。

可以想见,这样一对恋人,哪怕日常的相处里充满着细碎的美好,但通往幸福的道路上,一定会有重重的现实难题,比如家人的强烈反对,比如横亘在内心深处多年的伤痛记忆被唤醒,比如突然的病发。片中有一场戏,戴春为救弟弟与人打架,受到严重刺激,被送入医院。病床上,他奋力挣扎,试图摆脱束缚,闻讯起来的觉醒看到爱人被绑在床上百般不解,下一瞬即被告知戴春须立马接受风险极高的电休克治疗,以避免他更大程度地伤害自己。连续的冲击让觉醒陷入踌躇,但为救男友,她还是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戴春无力地向觉醒摊手,不愿她看到治疗过程,觉醒明白他的顾虑,转身背对治疗室,难掩伤心地地捂着嘴痛哭,一墙之隔的两人自始至终在为对方着想。电击声持续响起,男孩剧烈颤抖,牵连着爱人的觉醒激动难平,哭到抽噎。经过治疗的戴春逐渐恢复平静,通红的双眼没有了光彩……这场戏演完,演员尹昉说他久久地没能走出角色的情绪,这场戏看完,观众也需要花很久才能平复心中的心疼和唏嘘。《温柔壳》显然不是一出爱情童话,甚至可以

说,导演装在爱情片外壳里的,是一个受害者如何自救的故事。但也是这部电影最为可贵的地方,这是国产电影里少有的题材,镜头终于关注到这样一个平时可能被我们忽略,却真实甚至说是广泛存在的群体。权威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其中抑郁症为3.4%,患病抑郁症人数超9500万,每年大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40%患有抑郁症。更为难得的是,即便是自己的长片处女作,导演王沐也始终用平视的方式来讲述故事、描绘角色,用尽可能克制的镜头和音乐,来讲述两个病人,两个社会边缘人相爱和相处的故事。他说:“有时候我们不需要撼天地的情节,而是要去书写一些平常人的浪漫,这些细微的动人之处才属于我们的生活。”所幸,那些生活里真实存在却可能被我们忽略的细节,那些最单纯的付出和回应,以及男女主角几乎全素颜出镜的真诚表演,让我们因为这对特殊的爱人,看到了——真正真正的爱情童话。现实很残忍,但互相搀扶、治愈的爱情,是真挚的、纯粹的、滚烫的。



每一个侨乡背后都有一番不同寻常的故事,一砖一瓦、一楼一声、一草一木间,是镌刻在时光深处的悠悠往事及乡愁,也是华侨人家家国情怀的生动印证和历史积淀。著名作家熊育群的长篇小说《金墟》以侨乡赤坎镇在民国时期和新时期的两次城镇建设为线索,围绕镇上共荣共生的司徒氏和关氏两大家族展开,双线并进,在历经百年历史浮沉、横跨太平洋两岸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呈现出两代侨乡人民的生活和命运,百年侨乡古镇的兴衰与悲欢。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抱负,求新求变则是其不竭的内在驱动。熊育群是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获得者,毫无疑问,散文是其文学创作的“主业”,可他却不满足于停留在舒适圈,创作上也不安于重复自己,毅然从散文走向小说创作。其创作的《连尔居》中既有小说的韵味又有散文的独特笔法,以个体眼中的大地、乡村反映社会巨大变迁,《己卯年雨雪》以战争双方交叉推进的叙述视角,寻找真正的罪恶和根本的缘由,如今的《金墟》以打破虚构与非虚构边界的创作手法,展现华侨和归侨爱国、爱乡、爱家的精神。当然,变与不变永远是相对存在的,熊育群的文学作品不断变化的是形式,而不变的是内核,以坚定的民

族立场,深厚的家国情怀,为恢宏壮阔的深厚历史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找到文学表达的形式和出口。

“三百年开埠建墟,两家族竞耀争辉,一侨领彪炳史册。”这是对侨乡赤坎古镇数百年历史的精准概述。有评论家说,熊育群的《金墟》重新发现了赤坎古镇。确实如此,他追寻并还原了“旧”赤坎的辉煌,也见证和发现了“新”赤坎的重生。作者将笔墨落在司徒氏和司徒氏两代推动赤坎城镇建设的代表人物身上,用翔实的历史细节和细腻笔法的串联起赤坎古镇百年间的兴衰起落、百年商贸繁荣和侨乡文化兴盛。书里既有赤坎古镇的真实过往和沸腾现实的呈现,也有作家虚构的故事细节和浪漫想象的丰盈,文学与历史、艺术与现实在书中靠近、纠缠、糅合;有跨越百年的寻根溯源和梦想追寻,也有远隔重洋的经年不忘和命运共连,呈现出海内与海外同在的“两个赤坎”的精神连接。

家国情怀,是《金墟》的基调和主旋律。《金墟》所采取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双线交织叙事,以侨乡赤坎两次建设搭建起“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历史上赤坎新城的建设与现实赤坎古镇的重建交织、对话和共振,层累、各异的社会图景缓缓浮现。第一代侨乡建城人“要修的不仅是建筑,还有人心”,两大家族在竞争与合作中建设“光芒四射,灿然可观”的“金墟”的过程,可一瞥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竭力变迁的印记。时光流转百年,第二代侨乡建城人迎着时代的春风,齐心协力将古镇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新地标,正是当下湾区最鲜活的现实明证、最生动的实践写照。

《金墟》是一部赤坎华侨和侨乡人民的奋斗史,也是广东、乃至中国的历史风云缩影。读之,不仅可以感受到创作者和书中人同根同源的家国情怀和奋进面貌,更能品味到浓郁的敢为人先、兼容并包、爱国爱乡的民族精神。

